

「金石氣」及其美感



文化雜錦 高聲

「金石氣」一說，最早見於清代劉熙載《藝概·書概》書中，他說「書要有金石氣，有書卷氣，有天風海濤，高山深林之氣」。古人說事往往不能具體，經常打一些比方，這就讓後人很難理解。

中國書法發展史上，每一個不同歷史時期都會出現不同的書寫風尚以及其代表人物，清代書法家梁巘概括為晉尚韻，有鍾繇、王羲之等人為代表；唐尚法，有歐陽詢、褚遂良、顏真卿、柳公權等人為代表；宋尚意，有蘇東坡、黃山谷、米芾、蔡襄等人為代表；元尚態，有倪元璐、黃道周、張瑞圖等人為代表。梁巘的說法是在董其昌等人觀點基礎上提出的，雖然未必圓滿——畢竟事情沒有那麼簡單，但確也總結出各個時期的特徵。到了清代中期之後，書法家們感到了書寫的困局，古人能「尚」的都尚過了，實在無法沿舊途超越古人，於是書法家們便在尚態的基礎上，開始「尚碑」，冀望從古代青銅銘文、碑板刻字中汲取靈感。不久，隸書和篆書先後得到復興和發展，金農、鄧石如、伊秉綏等人脫穎而出。書法家們的實踐又為理論家提供了依據，於是阮元寫出了《北碑南帖論》、《南北書派論》，他認為，自南北朝以來，一直存在着南北兩派書法，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北朝書法的地位。之後的包世臣寫出了《藝舟雙輯》，極端地表達了他尊碑貶帖的主張。阮包兩人的碑學主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使清代中後期興起的尚碑風氣一直延續到了民國，至今還在產生影響。

劉熙載的「金石氣」之說，

是在總結了碑派書法特點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，後世書法家、書畫理論家對金石氣頗多解讀。總的來講，認為金石氣具備結構開張豪放、筆畫雄健渾厚的特點，給人以古樸神秘的感覺，但這些效果是怎麼樣達成的呢？很明顯，這其中不少人使用了同一個手法，即通過抖動筆鋒，模仿金石文字筆畫的破損和斑駁，以還原金石文字氣息。

美學上有一種美叫缺陷美。美神維納斯是一尊石雕，一八二〇年在愛琴海米洛斯島的山洞中被發現，現藏法國羅浮宮博物館。維納斯女神像是公認的完美的化身，只可惜出土時雙臂已殘缺，二百年來，藝術家們提出了許多修復方案，製作了各種姿勢的手臂，但最終人們沒有接受其中任何一個方案，至今維納斯還是維持斷臂原狀。我想這其中的原理是，如果為維納斯安上雙臂，那麼維納斯就只能有一種姿態的美，這無疑會限制觀眾對維納斯雙臂姿態的想像，如果不安雙臂，觀眾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審美經驗，在腦海中給維納斯安上美麗的雙臂，從而得到美的享受。

「金石氣」實現美感的原理應該也是如此，青銅銘文和碑版刻石經過歲月的風化，有的字筆畫殘缺、邊緣斑駁，這種情況開啟有書法欣賞能力的人的想像，他們會憑自己對書法的審美經驗，在腦海中修復殘缺的部分，甚至增加各種的完美，同時更可以啟發書法家們在書法藝術方面進行藝術探索。

錐畫沙、折釵股、印印泥、屋漏痕等技法，和金石氣也是相通的，同樣可以調動欣賞者的審美經驗，增益書法繪畫美的效果。可惜的是，當代有些人「尚碑」「尚」歪了，把「金石氣」變成了遮醜的手段。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最近人工智能(AI)是一個熱門話題，用AI做藝術創作，甚至製造AI孫燕姿，模擬孫燕姿一樣的聲音在唱歌；還有AI尹光。將來可能會出現AI武打明星、AI名作家。

AI對藝術創作有什麼影響呢？AI在發展階段，是一種模仿性質的程式。例如，它消化了宮崎駿的畫風，之後重新「創作」一些新畫，這屬於一種二次創作。當AI模仿完之後，會否能有自我意識做到創新呢？如果AI代替人類做所有事情，那麼人類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呢？

多年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發表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《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》，論述西方科技對人類文明會造成什麼挑戰和破壞。如今重讀，仍富有啟發性。其實發展科技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？如果是為了代替人類，代替人類有什麼好處呢？有了AI，人

AI時代下享受藝術

就不用上班天天放假？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人生？

AI不斷發展，會否變成電影《未來戰士》那種人與機器戰爭的末日情景？還是像電影《22世紀殺人網絡》那樣，人類活在電腦虛擬出來的世界裏？我這一代人未必能看到這些境況出現。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其實是有很多可能性。尤其是疫情期間，大家習慣留在家中，電子產品的更新換代變快。比如，電視機身越來越輕，畫面尺寸越來越大，環迴聲效增強沉浸式體驗。蘋果推出沉浸式頭戴裝置，相信未來同類產品也越來越多，技術越來越進步。當科技發展到一個極致，是否又是一種藝術？

藝術將來的發展會怎樣呢？未來的藝術館是否只收藏一些所謂實體物件呢？舉例說，巴黎羅浮宮收藏着達文西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親臨現場觀賞，常見是人山人海，很多時候人太多令你看不清楚。但如果將《蒙娜麗莎》上載互聯網，你可以安在家中，利用沉浸式器材細心欣賞畫

作。《蒙娜麗莎》真跡和網上看的《蒙娜麗莎》有什麼分別呢？筆者認為主要區別在於質感，如今科技尚未能呈現到油畫的質感。當你看到真跡時，才完全感受到的那種質感。

到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參觀，會發現那裏空間很大，作品很多，可能幾天也看不完。地牢有些位置擺放中世紀的古畫，鮮少有人去看。其實欣賞畫作時，應摒棄「趁墟」心態，靜心慢慢看。因為欣賞藝術始終是一種個人的感受。到泰特美術館欣賞透納的水彩畫真跡，與在屏幕上觀看還是有很大區別。

電子屏幕雖在影像模仿上有不俗效果，但物質上還未做到。未來能否做到呢？

至少現在我們親身到現場享受藝術，是一件較為輕易的事情。大家不妨抽一些時間，到香港的藝術館「慢看」，慢慢地享受藝術。AI或電子產品很多時候帶來的只是一些官能刺激，而慢慢看畫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享受藝術行為。

行雲流水



▲《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》。

資料圖片



自由談 吳捷

有一種書，讀來猶如乘奔禦風，但見場景騰挪轉換，角色撲面而來，應接不暇之際，突然魚龍入海，白鶴凌峰，又開闢出一片嶄新情境。這種書自帶強力咖啡因，令人拿得起、放不下，所以稱為page turner，睡前萬勿觸碰。

還有一種書，偏不好好敘述，而是如沒有固定形狀的行雲，沒有明確終點的流水，隨隨便便，連連綴綴，橫卷而為嶺，側削而為谷，左繞而出峽，右彎而成湖。比如古希臘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，前半部詳述波斯的崛起和征服史，順便記錄地中海沿岸、中東、中亞眾多民族的風俗和傳說，其中不斷插敘，話中套話，埃及人的三種製作木乃伊方法啦，印度河流域居民利用比狗還大的螞蟻淘金沙啦，中亞的斯奇提亞人怕驢的叫聲啦，過足了八卦癮，第六卷才進入正題：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波斯戰爭。《巴黎聖母院》第三卷，雨果忽然撇下剛剛出場的幾位主角，力圖復原十五世紀聖母院和巴黎市容街區的建築細節，縱論建築藝術的興衰。梅爾維爾的《白鯨》，東拉西扯了不少關於捕鯨史、捕鯨工具、鯨類學的百科全書式章節，幾乎佔去一半篇幅，卻並未提及主線故事。

喜歡因果分明、快意淋漓的人也許很受不了：你扯上這些沒用的做甚？我們要讀的是主角的遭遇，是扣人心弦的情節！翻譯家韓滄麟在《重讀〈巴黎聖母院〉有感》中，也批評全書一半是與主題無關的枝蔓：如果讀者對聖母院的歷史和建築特色感興趣，大可找專著來讀，又何必讀這部小說呢？茨威格自傳《昨日的世界》說自己是個急躁又易動感情的讀者，特別反感冗長的描寫、拖泥帶水的對話、毫無必要的次要角色。他多次聯繫出版商，計劃縮寫從荷馬到《魔山》的世界名著，出一套簡明叢書。茨威格最終未能如願，否則古今著作中的絮絮叨叨，大概都會被他塗抹殆盡。

將長篇作品刪簡，確實可以減輕閱讀壓力，引人博覽。《讀者文摘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，每季度出版簡寫本Reader's Digest Condensed Books，每冊收錄四至六部最新暢銷書簡寫版，極受歡迎。簡化

版還能帶閱讀和欣賞能力尚不足的兒童進入寶山，為他們一一指點輪廓。小學時，父母為我買了十冊厚厚的《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》，我看着精美的插圖，讀遍荷馬史詩、古希臘悲劇、文藝復興名作。成年後讀原著，情節已爛熟於心，只需欣賞細節。但刪簡版管中窺豹，只見一斑，所留者未必精華，所棄者無從得知。美國總統傑佛遜懷疑《聖經》權威，曾截錄《新約》，將耶穌的神跡一概抹去，只留下最基本的教誨。這類以個人喜好而刪減的版本於他人未必有用。

所以興趣生發後，還需回歸原作。那麼如何理解一些作品中看似冗長且跑題的章節？也許，現代人習慣於線性邏輯：由A推導出B，證明完畢。而希羅多德等作者原是愛講故事的老人家，帶你一葉扁舟，河汊溪網，欲漂流先回溯，入分支又重匯，因果錯雜，視角多重，引絲縮結，織出一幅全景龍門陣，由你自己去尋找泉源和入海口。

於是你發現，希羅多德《歷史》的前半部，是在描繪地中海沿岸諸民族生聚教訓、彼此攻伐的全景——然而他們都被強大的波斯逐一征服了。有此鋪墊，我們方知，日後希臘聯軍戰勝波斯，確實極為艱苦，意義非凡。飽經滄桑的巴黎聖母院見證了主角的命運，包括玉石俱焚的結局。而《巴黎聖母院》第三卷的描寫恰在主線情節展開前，為主角的活動勾勒出時空的語境。《白鯨》的故事簡單而蒼白：一心復仇的船長追捕大白鯨，船毀人亡。反而是那些百科全書式的篇章，為全書渲染了深厚

的技術和人文背景。在這樣的背景映襯下，船長卑微的恩仇只是人類千百年捕鯨史的一個片段而已。讀過全本《白鯨》，再去美國南太基島上的鯨博物館，你最先想起的並不是船長和以實瑪利，而是《白鯨》所述宏大的鯨類學和捕鯨史。

當然，上述作者也許並未如此苦心構思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講故事而已。古羅馬小說《金鑰記》寫某青年誤飲魔藥，化作驢形，由此被牽來賣去，聽到不少八卦和傳說，牠——轉述，最著名的「丘比特與賽姬」，佔全書約六分之一，可獨立成篇。轉述完畢，驢再回歸正題，傾訴自身的遭遇。《堂吉珂德》也穿插有許多故事和詩歌，塞萬提斯對此自我評論：「這部書中敘述的事，節外生枝，線上打結。」「我們在缺乏娛樂的今天，不僅能津津有味嘗堂吉珂德的信史，還能欣賞裏面穿插的故事，有些穿插奇妙真實，竟也不輸正文呢。」如此鬆散支離的結構，直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（以雨果為代表）方才悠悠告終。

想來，歷史的因果，並不永遠條理分明，令人洞若觀火。如果僅僅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來講故事，其邏輯就不一定清晰如帶箭頭的直線了，對親歷者而言，也許更像行雲流水。而且，印刷術普及前的漫長歲月中，口述歷史和傳說，常常有敘述者鮮明的個性。我們與當年的聽眾相似，既然是來聽故事的，何妨帶著欣賞的心情遊遊逛逛，珠玉在側，左右採探，不用急於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了。

科技無情



如是我見 周軒諾

自從互聯網、電郵、微信、WhatsApp和Facebook興起後，我再未收過用人手寫的信了，真懷念以前跟故鄉堂弟堂妹通信的日子。

那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，寫好一封信後，放入信封，塗上膠水，待放學後走到家附近的郵局量度信件重量，然後購買郵票，再親手把它貼上，投入郵箱。雖然頗花時間，但是過程充滿儀式感，而且在那個求學歲月，總覺得時間多的是，花時間就花時間唄。

從寄信的那一天就開始算日子，估計對方約一周後便能收到來信，之後用大概一周去寫信回覆，由當地郵政局寄信來我家大約又需要兩周，最遲一個月後就能收到回信。

等回信時那望穿秋水的心情，相信很多人也體會過，然而，今天已經不用再品嘗等的滋味了，因為只要有手機，只要有互聯網，只要能上線，即便對方在天涯海角，頃刻即能拿着手機和你交流、語音聊天甚至視頻。

我始終喜歡人手寫的字，覺得用筆用紙寫的字是冷冰冰的科技無法取代的。哪怕對方的字跡再潦再醜再狂飛亂舞，但也是親手「握管」，是有溫度和感情的，我喜歡閱讀的，正是這份溫度與感情。

前幾年，中學同學與大學同學陸續請我喝喜酒，婚宴前總會收到寄來的喜帖。我發現「紅色炸彈」上的名字和地址都是用電腦印出來的，唯獨一位姓杜的大學同窗親手用黑色筆去寫，這令我喜出望外。我想杜同學選擇用筆寫，就是希望每一位受邀者都能感受到他那份誠意與恭敬之心。那封喜帖，我特意收藏起來，以回敬杜君這份心意與人情



▲用紙筆寫字已不多見。資料圖片

味。當然，「新人」選擇用電腦打字並不代表他們缺乏誠意，畢竟逐封喜柬去寫名字與地址確實頗費工夫，在講求效率的今天，用電腦代勞無可厚非。

著名電影人許冠文曾無數次在公眾場合表達對科技無情的不滿，該喜劇泰斗說近二十年來街上幾乎每個人都只顧低頭按手機，人們去餐廳吃飯時首先問服務員有沒有WiFi，即使朋友出來聚會亦只跟手機內的人聊天，一枱人吃飯鴉雀無聲，寧願用WhatsApp、WeChat跟別人交流也不願意跟坐在身邊的人面談，甚至上洗手間也機不離手。

「科技越進步，人情越冷淡。」很多人都說過這番話，我也要拾人牙慧吐槽一下。諷刺的是，人類意識到這點，卻無奈地不得不繼續依賴科技，可不是嗎？今時今日遺失手機比遺失錢包更讓人惴惴不安，因為手機裏儲藏了大量珍貴的私人東西，比如照片、影片、記事簿、履歷表、通訊錄、工作文件、支付工具……

科技真是一把雙刃劍，它為人類提供了方便，拉近了人類的空間距離，節省了人類的時間，可是它又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。所以，準確點說，不是科技無情，而是科技使人變得無情。

樂在昂坪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不少市民與遊客在昂坪出遊。昂坪市集內富中國文化特色的建築及園林設計，與大自然景致互相融合，遊人多選擇昂坪360纜車前往市集，飽覽香港大嶼山的優美景致，亦選擇天壇大佛、寶蓮禪寺等景點休閒觀光。

香港中通社